2019年10月24日 星期四
责编 魏振强 E—mail:oldbrook@163.com
安庆晚报

“苦吟”诗人曹松

潜阳子

唐朝诗人极重诗句的锤炼。著名典故就是贾岛的“推敲”之说。说贾岛走在路上作诗,不小心冲撞了韩愈的马。韩愈没有责怪他,反而帮他思考,得出千古名句“鸟宿池边树,僧敲月下门”。“推敲”一词从此也得以流传,成为诗坛佳话——贾岛本以“苦吟”诗人著称,他在《送无可上人》“独行潭底影,数息树边身”的诗句下曾自注曰:“二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。”

贾岛说他得诗“二句三年得”也许夸张,但说煞费苦心却是真的。除了贾岛,唐代如此推敲、苦吟的诗人还有卢延让。卢延让有一首诗,题目干脆叫《苦吟》,诗云:“莫话诗中事,诗中难更无。吟安一个字,捻断数茎须。险觅天应闷,狂搜海亦枯。不同文赋易,为著者之乎。”“拈断数茎须”的典故即此而来。卢延让(902年前后在世),字子善,范阳人。史载,其天资聪颖,才卓绝,为诗师薛能。词义入僻,不尚纤巧,多壮健语,为人所嗤笑……著有诗集一卷,《唐才子传》传于世。据说,他考进士25次都没考中,自认名声不响。于是写一些和猫狗有关的诗,如“狐冲官道过,狗触店门开”“饿猫临鼠穴,馋犬舐鱼帖”“栗爆烧毡破,猫跳触鼎翻”。反而受到一时好评,名声大振。之后考中进士。对此他深有感触,说:“我平生投谒各位公卿,没想到竟得益于猫儿狗子也!”

与卢延让一样,唐代诗人曹松(舒州,今潜山人)在其诗作《崇义里言怀》里也表达了写诗的不易:“马蹄京洛岐,复此少闲时。老积沧洲梦,秋乖白阁期。平生五字句,一夕满头丝。把向侯门去,侯门未可知。”从卢延让的“吟安一个字,拈断数茎须”到曹松的“平生五字句,一夕满头丝”,可见唐代诗人作诗炼句的时间之久、过程之苦、吟成之欢。

曹松(约828—约903),字梦徵。早年曾避乱于洪都西山,后为建州刺史李频的幕客。李死后,流落江湖。他一生坎坷,不满现实而又热衷于功名,多次参加科举应试,直至昭宗天复元年(901)才以71岁高龄中进士。因同榜中王希羽、刘象、柯崇、郑希颜均年逾古稀,故时称“五老榜”。因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,他了解底层人民的苦难,更憎恶战争。他的诗如《商山》:“垂白商於原下住,儿孙共死一身忙。木弓未得长离手,犹与官家射麝香。”唐僖宗乾符六年(879),镇海节度使高骈在江浙一带屠杀黄巢义军有“功”,他写有《己亥岁二首》直抒胸臆。其一:“泽国江山入战图,生民何计乐樵苏。凭君莫话封侯事,一将功成万骨枯。”其中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名句流传千古。他的诗学贾岛,铸字炼句很是讲究,也是一位“苦吟”诗人。

曹松经常游历名山大川,诗作大部分系游历之作。他游历广东,引入浙江长兴顾渚茶种于岭南。清代所修的《广东通志》卷43《谪宦志》记载说他:“……奉贾岛为师,累试不偶,南游广州,山水胜处必流连累日,尝至西樵,栖迟久之,教其民焙茶。”至清代广州西樵山种的仍然是他移植来的顾渚茶,而且茶质颇佳,有“甲天下”之称。《广东新语》认为,曹松移植顾渚茶是茶叶进入岭南的标志,岭南后来形成的极为发达的饮茶文化便缘于他。

曹松热爱家乡,尤其迷恋家乡天柱山的景色和物产。他曾有诗写霍山(天柱山):“七千七百七十丈,丈丈藤萝势入天。未必展来浑似翅,不妨开去也成莲。月将河汉随崖转,僧与龙蛇共窟眠。真是画工须搁笔,更无名画可流传。”对家乡的物产舒席,他写有《碧角簟》《白角簟》两首诗,其中《碧角簟》一诗曰:“细皮重叠织霜纹,滑腻铺床胜锦茵。八尺碧天无点翳,一方青玉绝纤尘。蝇行只恐烟黏足,客卧浑疑水浸身。五月不教炎气入,满堂秋色冷龙鳞。”

曹松考中进士后,被授任校书郎,后任秘书省正字。终因风烛残年而谢世。遗作有《曹梦征诗集》3卷。《全唐诗》录其诗130多首,《唐书艺文志》《唐诗纪事》《全五代诗》以及《文献通考》对其均有记载。

迟桂花

朱王芳

太阳明晃晃的,透过纸糊的窗子,照在奶奶昏暗的房间里,撒下点点金光。我揉揉眼睛,对着窗台上摆着的椭圆形镜子梳着我又黄又短的辫子。

窗外的桂花树上垒了一个鸟窝,一只灰鹊从里面飞进飞出。这棵桂花树是何时栽下的,我不知道,但我知道每年的中秋节它会准时开,花香会溢满一屋子。

今天,我却没闻到一丝香味,我一溜烟跑到桂花树下,掰开树叶,没见一粒桂花籽儿。“奶奶,这桂花咋不开了?”奶奶挪着小脚,不急不慢地说:“娃你急什么,到时会开的。”母亲在一旁皱着眉头摇摇头说:“今年天这么干,桂花怕开不了啦。”

中午我刚放学回来,奶奶就挤着眼睛对我说:“毛女,你快到桂云姐家去看看,她婆家给她买了好多新衣服。”我扔下书包,几脚就到了她家。桂云的堂姐妹们都围着看她试新衣服呢。桂云姐,整齐的一排刘海儿,两个大大的酒窝,一对又黑又长的辫子,平时红润的脸蛋今天更像涂了洋红。

床上堆了好多衣服,我的二姐正在帮着一件件叠起来。“总的买了四套呢,真是个出手大方的人家。”二姐羡慕地说。桂云姐正在试穿一件嫩绿色的针织衫,“花妹,你来了,看这件合适不?”桂云姐用手拉着我,那么暖,那么软。

中午吃饭时,我慢腾腾地扒着饭,眼前都是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。心里默算着,念书有啥用,找个好婆家,新衣服啥的样样有。奶奶埋怨道:“这娃吃饭,想什么呢。”我扔下筷子,“我不吃了,我要吃桂花饭。”

风一天天凉了,桂花树还是没动静,我也不想管了。

门前的白杨树叶子快落光了,被露水打湿了的蝉蜕挂在树枝上,一晃一晃的。我背着花书包去上学。

一抬头,看见桂云姐在水井边挑水,好奇怪,桂云姐今天怎么没唱“洪湖水浪打浪啊……”桂云姐的嗓子又亮又脆,洗衣服、挑水时都会唱几句。“桂云姐。”我喊了一声,她抬起头朝我勉强笑了一下。她的脸有些发白,眼睛红肿着,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。她张开嘴,低声说:“花妹,念书去啊。”“嗯。”我轻轻哼了一声。

很久没听到桂云姐的歌声和爽朗的笑声了。我的功课紧,也没时间到她家玩。柿子红了,奶奶叫我送几个到她家去,桂云姐在房间里低着头纳鞋底,脸更白了,下巴更尖了。

厨房里,奶奶在和大伯母轻轻说着话,我擦着墙根尖着耳朵听了一会,大致明白了。桂云姐的对象是个有工作,吃皇粮的,嫌弃她没文化,不要她了。噢。难怪啊。我有些愤愤不平,多俊俏的桂云姐还有人不中意。

深秋的夜晚有点凉,我趴在桌子上抄生字,一丝丝的香气钻进我的鼻子,我打了个喷嚏, “奶奶,桂花开了,桂花开了。”我蹦起来,打开后门,清凉的月光底下,密密簇簇的桂花一夜之间全开了,金黄的花骨朵儿,星星般闪闪发光。我闭着眼睛深深吸了口气,这甜丝丝的香气多像桂云姐那又暖又软的手啊。

桂云姐在一个清晨背着包袱走了,到上海去帮人家带孩子去了。上海,好遥远的地方,那里有香喷喷的桂花树不?

奶奶也念着桂云姐,今年,少一个人帮我切白菜,熬红薯糖时也少了帮手。

过年时,桂云姐没回来,只寄回来一张照片,照片上一个剪着短发的姑娘,站在江边,嘴角上扬着,酒窝更深了,眼睛透亮透亮的,好像盯着我在说:“花妹,要好好读书啊。”

皇帝不愿当“文青”

郭华悦

唐宣宗时,有个翰林学士,叫萧寘。这萧寘,倒也不是没眼色的人,相反,人家还挺能来事的,把领导哄得开开心心。唐宣宗有点文艺范儿,每次写了诗,总要叫萧寘品评一番。

萧寘的品评,是往死里夸。毕竟,对方是自己的领导,哪怕诗写的真不咋地,但为着自己日后的前途,总还得拍拍马屁。能得到萧寘的好评,唐宣宗也挺高兴的。后来,萧寘就成了唐宣宗的御用“品诗人”了。

可伴君如伴虎啊。有一次,唐宣宗又写了新诗,让萧寘品评。萧寘也一如既往地往死里夸,最后想了想,觉得似乎还不够,他又告诉唐宣宗,就算是沈约的诗,也比不上唐宣宗的这首新作呀!

这话本是拍马溜须之辞。可偏偏,唐宣宗对这种新的拍马方式挺不适应。以往,萧寘夸领导,都是抓住某一点,使劲夸,使劲拍,很少牵涉到旁人,就算有,也大多是和唐宣宗同等地位的一些圣君明主。如今,萧寘本想在拍马溜须上推陈出新,用对比的方式,来凸显唐宣宗比大诗人沈约都高出一等,哪知,这回拍到了马腿上。

对于把自己和文艺青年对比,唐宣宗是真心不高兴。尽管,那是诗词盛行的年代,可皇帝也还是觉得把自己比作文艺青年,简直是莫大的侮辱!结果,唐宣宗当场就拉下脸,把萧寘打发走了。

从那以后,唐宣宗有事没事,都不再叫萧寘进宫,而且,对他日益冷淡,后来,越看越烦,干脆找了个借口,将他贬到外地当官去了。

看来随便夸人是“文青”,真的挺危险的。